

韻語陽秋

二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丹揚葛

立方常之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此陶淵明竟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之它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語穿冥蒞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

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歆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歆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歆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歆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歆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歆結交王子晉或歆高挹衛叔卿或歆借白鹿於赤松子或歆食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固為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不得

志而思高辛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
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
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
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人間門戶
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
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
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於仕官升沉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
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
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
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
向陽眠黃帝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
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又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
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

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官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昔爲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辭盛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鰲亦耻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恠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蕭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恠怒媚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詭不已如贈蘇侯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云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怨云身覺省郎

在家須農事歸雨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庀才汚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於轉正郎則云止陪駕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浼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於銜詫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斂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周官有六夢蓋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

悲歡反其故草袍蘆垂相斌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舫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即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躋隕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

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虵虺瘴癘之區可勝
歎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
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
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襦
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
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
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
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
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
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江十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鑲荅王禹玉詩云喜君

新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質之霜
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矜服銜寵而況下於金帶者
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
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
盧叅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罽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
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
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身飛又
云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脫刺史緋云便留朱
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
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緋年
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故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我我進
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云雲龍未相感干謁
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槓至於沙花渡之

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處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潜虬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悲且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丘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右皇時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来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来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蹟豈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仄病着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

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於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官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仕官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驚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

江籬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略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睚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綯惡其異己也後陶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搢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強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蚕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游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場鮮不陷於

既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貧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慙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觀井廬門邊贈韋叅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臯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渙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丘詩云我本渙樵孟渚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渚之渙樵也韓退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於前逢吉
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謂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
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
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
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
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
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
濟度遣馬惣先入蔡明日統泐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
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
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觀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
云鵠鷺欲歸仙仗裏熊罷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
宗儻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异
皇甫鏘之徒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故度嘗有詩
云有意効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

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矣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撻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目向來湏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之旤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它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

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議也

烏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植書人去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柱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官者觀山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掇多鬚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鬚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鶩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坐獨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歆令無作有

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
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
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
釣風雅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滕白以爲
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
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